

“空间”这个词如今是无所不在了。现代汉语中它最初使用的语境不详,“space”这个英文词,在拉丁语中的词源最初含义是“间歇”“距离”,从物质到感受,它包含着多种的世界经验。

今年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得主是中国建筑师刘家琨。他的作品及其内在坚持,凸显了“空间”而不只是“建筑”这个词的含义。先说建筑师的事务所,他没有租用一般的写字楼,而是一直驻守在成都的一个老小区——玉林小区里,从成立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。当时选这个地方,是因为他的朋友在这里开发居民区,条件优惠。20多年来,因为城市不断发展,这里不再是城市边缘一个新修的居民区,从空空荡荡变得人满为患,奇迹般地成为一个文旅热点。

建筑师工作的“空间”显然不能用一间房子来概括。我们关注的“空间”不是“空房间”,或者抽象的“体积”。小区从实体——也就是一堆水泥房子——蜕变为一个城市活动的密集点,连带着它的属性也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。事实上,当你走进这个本来功能仅是居住的小区,会惊讶

地发现它比你想象的更像闹市,火锅、书店、咖啡、酒吧,到处是年轻人的欢声笑语。你突然想起一首通俗歌曲的歌词“走到玉林路的尽头,坐在小酒馆的门口”,眼前熙熙攘攘的人群有了新的意义。或许,空间的魔力正在于此:世界万物的关系一下子在这儿就变具体了。

某事物“外在于”我们——所以我们要去陌生的城市拜访。同时某事物又可能是“内含于”空间的,我们在一个地方待久了,就会喜欢上这个地方,甚至再也不想走了。刘家琨也是这样,玉林小区曾经一度很衰败,那时建筑师们甚至考虑过搬家,因为潜在客户来访后印象很不好。然而风水轮转,现在小区成了大城市里一个比较好的肌理形态。很多当代开发一眼可以看透,我们只能是“从外面”看到城市光鲜的一面,而这些

变成了山群,一直连到天边,和白云霞光融为一体。因为是大面积的峰丛,如果以山尖为水平线,能隐约看出地球的弧形。每座山都不偷懒,都是亲自拔地而起,因而就像集结的部队,就像在做团体操。不仔细分辨,它们都是山。稍加注意,便发现它们各有各的姿势,各有各的表情。如果不是因为地壳运动,就算是上天想把这么多山堆在一起,也会感到力不从心。张家界和这里比起来像是盆景,华山和这里比起来只是一座。这里是一片、一大片,是山的海洋、绿的海浪。

久久地看着,只有云,只有蓝天,与山群为伴。

一片阳光投射下来,只照着某座山的半张脸,但群峰侧目。一只蚂蚱振动翅膀,仿佛音乐,群山都竖起了耳朵。一场雨落在某个山头,群山都像洗了澡。是不是因为太遥远所以寂静?是不是因为太辽阔所以无声?因为寂静,山群显得更为辽阔。从前,只晓得草原宽广,只懂得沙漠广袤,只知道黄土高原天宽地厚,今天才发现,原来喀斯特地貌的山群也可以宽阔无边!

正在孤独的时刻,远处的山丛升起一柱炊烟,那是农家烧饭的信息,山间立刻有了烟火气。再细看,崇山峻岭间竟有小路盘旋。没想到,在这么陡峭的山崖竟然生活着布努藤。更没想到,红水河就隐身其间,从这些坚硬的山群穿过。

忽地,一曲瑶歌传来,山里终于有了声音:可爱的芝巧帮(恋爱中的男青年对女青年的称呼,相当于“姑娘”)呃/山遥又水远/路险又山高/五个月没有一次相会/十个月没有一次见面/两只鹧鸪住两山/两只虾公游两泉/两颗星星各照夜/两把弓弩各根弦/望花再把蜂蝶引/望桥重把道路连……可爱的芝托帮(恋爱中的女青年对男青年的称呼,相当于“小伙”)呃/两只斑鸠相会在珍珠坡/两只画眉相逢在莲花岭/两只鱼儿同游一池/两只凤凰共一林/如果你有金子一般的心/请用欢乐的歌声来温暖我这冰凉的心……

歌声久久地回荡,在静静的广西大化七百弄山群。天,连个完整的句子都说不完。”

朋友原来和我在同一幢大楼里上班,都是做出版的。后来,他读了博士,毕业后考了公务员。但我们的联系没有中断,尤其是他对书的钟爱程度,始终没变。有空的时候,会在微信中聊几句,每次都会回到一个不变的话题上:“有空,我带我们家小宝贝,去你的书房沐浴沐浴书香啊!”我知道,这是真心话。孩子的教育,孩子的阅读,恐怕是他工作之外最重要的事情了。

我们正在聊天,老二噫噫噫从楼下跑了上来。他站在我们面前,两只小手相互摩擦着,用黑亮亮的大眼睛盯着我们。这个时候,我一下子就洞晓了小家伙心里的秘密。

我说:“嘿,有你喜欢的书,你可以拿走,我已经准备好布袋子了,给你装书用!”

小家伙两手一伸,蹦了起来,小手结,变成了山群,一直连到天边,和白云霞光融为一体。因为是大面积的峰丛,如果以山尖为水平线,能隐约看出地球的弧形。每座山都不偷懒,都是亲自拔地而起,因而就像集结的部队,就像在做团体操。不仔细分辨,它们都是山。稍加注意,便发现它们各有各的姿势,各有各的表情。如果不是因为地壳运动,就算是上天想把这么多山堆在一起,也会感到力不从心。张家界和这里比起来像是盆景,华山和这里比起来只是一座。这里是一片、一大片,是山的海洋、绿的海浪。

建筑师的 空间

唐克扬

既有年头又热闹的小街区,往往给人深邃的感觉。

从他的事务所选址上,建筑师领略了很多难进教科书的东西。比如,有人气的和无人光顾的建筑往往有天壤之别;再豪华的装修,经年历久就会显得破败,但“活”的社区“抗衰老”,不容易讨人厌。再比如,在类似的空间中我们很难分辨,自己到底是“在里面”还是“在外面”。大街对很多人原本只是赶路的所在,但是条件合适,很多人喜欢坐在街边,享受置身城市中打望的乐趣。相形之下,现代居民不像住在老院子里那样爱彼此打听了,社区相对而言反而是安静的,这里也多了很多在乎自己隐私的城市租客。因此,原来的“里面”,相对于城市公共空间,反而是退隐的“外面”。建筑师选择在这工作思考,反而有种“万人如海一



本版邮箱:dadi@peopledaily.cn
本版责编:马 涌

王勇从裤袋掏出钥匙,打开门上的锁。我提脚迈入,跟随他一个展室一个展室走下去,目光从一架架旧独轮车,移至一根压弯的老扁担、一双老棉鞋……再移至一张张年近百岁的老人照片。最后,王勇带我进入一间墙面挂了一圈儿小屏幕的房间。

“有关淮海战役的影像?”

“是,不过主人公不是拿枪的战士。”王勇接通了电源。一个个小屏幕亮了起来,出现不同老人娓娓讲述的画面。

“可以戴上耳机听听。”

我取下其中一个小屏幕上方的耳机,戴上,聆听老人讲述的故事,那是他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记忆——在淮海战役期间推着独轮车运粮支援前线的经历。王勇告诉我,那些小屏幕中影像的主人公,全是支前民工。他们所讲述的,也全是淮海战役时期的支前亲历。

像这样曾在淮海战役期间支前的老人,王勇寻访了近200位。

王勇今年51岁,在做支前民工寻访之前,他只是单纯爱好摄影。我曾在一次摄影课上见过他,印象中的他并不是很感性的人。可时隔多年再见,聊起那些短期支前的民工,他滔滔不绝,几度哽咽。

他的支前民工寻访之路,要从17年前说起。

2008年,王勇背着相机走村采风时,遇到了几位“特别老人”——这些看起来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乡村老人,居然都曾在淮海战役时做过支前民工。他们有的曾冒雪给解放军送面粉、送衣服,有的曾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运送伤员。老人的故事深深打动了王勇。2009年,他在河南永城、山东枣庄等地采访了多位支前老人后,选图撰文投至报社,刊发后引发了很多关注。

之后,王勇一头扎进对支前民工的寻访中。但这并非易事。据记载,在这场大决战中,河南永城出动了多达27万的支前民工。他们有的跟随部队做了长期的支前民工,有的只

身藏”的超脱。

刘家琨设计的建筑不可能都在类似的社区中。但是他很好地领略了空间的不同品性,让它们在现实中彼此混合,勾兑出丰满的建筑:一个自成一体的美术馆(成都的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),一个融入自然风景的改造项目(庐州的二郎镇天宝洞区域改造项目),一个把上述要素都融入城市生活的商业街区实验(成都的西村大院)。这些或实在或不可捉摸的事物,或人工,或天然,或静或动,只要依托于某个空间,它们的边界可能是清晰的,没准也是可以打破的,全仰仗人们如何生活其中。骑自行车、读书、打牌、烤串儿、发呆……说不好是在“营业”,还是纯属“休闲”。如此,才给城市一份更活泼的“功能说明书”。

在这个意义上,当代建筑学早已发生创作转向。不仅某种空间构型,纷繁的“人物事”也早成艺术的主角了。创立这种实验典范的中国城市就是成都,既有经济活力,是区域中心的大都会,又有人间烟火。它简直不要太合适刘家琨希望营造的世界。难得的是,他自己也生活在其中。

作者居廉,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寻访“特别老人”

崔红玲

2021年,王勇完成了100位支前民工的寻访,将拍到的老人自述视频,以及收集到的独轮车、扁担、支前奖章等文物集中至河南省永城市淮海战役陈官庄纪念馆,布展了一个支前民工专题馆。

“寻访到的支前民工差不多有200位了,现在线索越来越少,就得多往农村跑,多往养老院跑,多和年岁大的老人聊,多找到一位是一位。”

说话间,他的手机响了,是一个朋友打来的,说坐高铁时听前排乘客讲,山东某村有位老人讲过支前故事,年近百岁了。挂断电话,他对我说:“看来,我得赶紧跑山东一趟。”

离开展室前,我的目光再次移动到屏幕中的支前民工影像上。那些老人满面皱纹,眼睛深陷,目光浑浊,但深邃又坚定,某一刻,还会像星星般闪亮。

我们家“生态”倒谈不上。估计是阳台上的花花草草,引起了他的注意。我家阳台上的花卉,数量不太多,品种可不少。一盆三角梅,老根的,长了数年,花儿朵朵开得正艳。在花盆里面,长出一棵假酸浆和一棵五角星花,都在开花。假酸浆的花朵是淡紫色的,五角星花是鲜红的。两棵巴西木,都开过花,叶子长长的,绿绿的,很喜人。两盆榕树,一棵小树,一棵像是盆景,这两种榕树似乎还不是同一个品种。一盆凤尾竹,婀娜多姿,顶端都快挨上天花板了。还有一盆从湖南带回来的昙花,一盆长势喜人的鹤掌柴,一盆蝴蝶兰,两盆蓝雪花,一盆酢浆草(红绿两种)。一盆非常值得一提的九里香,海浪一样一拨一拨地开,它的香气比茉莉花的芬芳还要浓郁。现在上面结了许多红红的果实,像酸枣一样可爱。

就是阳台上的花花草草,让小家伙产生了“生态”的评价吧。很多朋友来家里,总喜欢到阳台上参观一下我的花草。经小家伙这么一评价,我的虚荣心鼓满了风帆,立刻都想扬帆远航了。

小家伙和他的姐姐两个人,像一对小刺猬,躲在我们卧室的沙发后面,一个看书,一个在玩幼儿拼图。那份专注,让人感动。

过了一会儿,小家伙又出来了。我觉得他的举止神态,很像个思想家,或者评论家。瞧,他又冒出一句惊天动地的话来:“伯伯,我觉得你们家还缺一个游泳池!”

哈哈!

我们全都笑了,笑得开心无比,灿烂无比,清澈无比。

原来,最生态的事物,还是我们毫无杂质的笑声和孩子纯洁无邪的心灵。

金台随感

我年轻时在辽南一个县城里编文艺小报,曾收到一位老先生的稿件,觉得很有才华,只是语态略旧,词语仿佛晚清文人的调子,就擅自改了些地方。发表出来后,老人有点不太高兴,记得那是篇介绍一座古城的文章,谈了许多文化沿革,对于几个朝代的文人诗文的介绍,用的是旧文论的方式。而我自己对于此,是十分陌生的。不久报纸的主编与我说,谈论历史风物,引用古人的文章,对于那些辞章要尊重,不能按照今人的思维对待。这对于我,是不小的刺激,才知道,世间的文本是多种多样的,发表这类文章,不能轻易动其筋骨,对于自己不懂的东西,态度上更要谨慎。

这件事对于我后来的工作一直有不小的影响,大凡遇到特殊的叙述文体,都要掂量再三,不敢随便破坏文章的内在文气。我在北京日报编副刊时,就感到了这个原则的重要性。记得曾收到张中行先生的稿件,在一些生僻的词语旁,他要用铅笔标上“不要改动”的字样,意在希望编排时保持叙述语态的原貌。这大概是警惕编辑盲目修改词语的后果,怕破坏了文章的气韵的缘故。

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这一点。类似的情况在其他领域也存在。我后来在文物系统工作,发现在对待文物的态度上,也有以今趣代替古意的地方。比如有一年回到故乡了解重点文物的保护情况,见到一些古迹得到珍视,心里颇为高兴。但有一天见到自己幼时十分熟悉的古塔修得崭新,完全没有一点古风,仿佛新造的建筑,心里便有点不适。记得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讲到,在北京认识一位有钱人,买了一个周鼎,古色古香的,却让铜匠把铜绿擦得一千二净,“一切‘雅士’,听到的无不大笑”。这其实是不懂得古物保护的要义,经历时光冲洗的面孔,是更能让后人发思古之幽情的。

五四运动以后,许多前辈为保护文物做了细致的工作。有一段时间,学界对于一些古城、古村落的保护,提出不少方案 and 办法。郑振铎先生主张恢复历史原态的重要,他对于历史资料的挖掘与整理,就有一些独到的观点。比如对于敦煌壁画的维

修、西北考古的计划、整理古书的建议,都摒弃了非历史主义态度。1957年6月15日,郑振铎在人民日报发表《传统技术的继承问题——我的一个紧急的呼吁!》一文,提及对于古老的绝技的保护和研究、继承面临的难题。认识古老的历史,倘若连前人的技艺都遗失了,则多不得要领。类似的想法,在许多前辈作家那里都有,萧乾先生在晚年有一篇《一个北京人的呼吁》的文章,也谈到古物的保护问题。他觉得在文化遗产地,不能添加现代性的元素,要保护环境古朴之气。那用意很清楚,大凡要让人走进历史,就得剔除今人的时髦习惯,聆听原汁原味的声音。

文化遗产的保护涉及方方面面,就图书业而言,古旧书的出版,是延续文明史的重要途径。而近现代作家的文集整理,也面临诸多技术上的问题。前几日本参加《路翎全集》出版的研讨会,出版社一位负责人说,这套书尊重了历史事实,对于作者上世纪40年代的词语表达方式,没有按照今天的规范方式加以修改,保持了原态。这让我很感动。我前些年写的一本书,出版时遇到很大的难处,引用五四通一些学者的文字,编辑认为不通,希望改成今天的格式。现在的年轻人不太知道,汉语的表达,经历了一个过程。鲁迅的许多表述

今天看来不太规范,但那是时代的语境的,有一种,有个人的独特气息在。新中国成立后,《鲁迅全集》的编辑就尽量保持了词语的完整性,但一些古体字、通假字、异体字如何处理,也颇费思量。前辈学者就认为,随意按照今人的习惯更正它们,有失妥当。如何处理古今之别和时代差异性的语境,能够看出今人文化修养的程度。

现代白话文是从文言进化过来的,但如何进化的,应该让人知道。旧的典籍保留了这种元素,所以,保护前人的遗产,就是保持记忆的完整性。差异性的遗存,是刺激文化想象的酵母。苏轼就因为借助了古人的不同资源,发现了审美的新径。汪曾祺能够走出新的辞章之路,也借助了前人被漠视的经验。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例子,说起来都让我们有所冷思。不能不说,对于民族遗产是否有敬畏之心,那结果是不同的。现在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,我觉得不能忽略此点。

树梢味道

葛小明

槐花是一道美食。

此刻,它们离开了树梢,安静地躺在老人的篮子里,等待着从植物到美食的蜕变。

首先是脱梗,这是一个看起来有些粗鲁的过程。无需戴手套,他右手执槐花梗的底部,左手自下而上用力一撸,那些柔嫩的、甜甜的花就掉了下来。下面是一个不锈钢盆,洗得非常干净,使得槐花与不锈钢接触的瞬间,产生了光滑的声响。十几秒后,香气沿着金属的边缘,幽幽地向四面散开、上升、飘浮,沁入房间的每个角落。

做槐花包子的第一步就这样开始了。槐花全部跳进盆中,香气溢出屋外,让路过的邻居总在这家门口多停留几秒,鼻子伸得有点长。他们知道,春天来了,这个邻居家里一定有美好的事情在发生。

几轮浣洗后,槐花被置入滚烫的开水锅中,随即褪去一身白,变成明亮的绿色。这时候的槐花真正成年了,它们释放掉多余的香,不再张扬,不再叛逆,回归到最初的状态,羞涩且温和地收起花苞。它们散发的香气隐秘而稳定,与之前的状态截然不同。这是一种历经岁月沉淀的美,更是一种厚积薄发的酝酿。

碎碎的五花肉,辅之以五香料、花椒水、葱姜末、花生油。简单的组合,在一团发酵好的面粉中拥抱在了一起,初次相识便亲密无间。水汽和热量从锅底不断传来,花香夹杂着肉香,弥漫在整个屋子里。一些水汽挟裹着香气飞到天花板上,凝聚在高处,就像槐花以前高高地挂在枝头。

十来分钟之后,灶上的火停了,接下来有三五分钟是需要等待的,槐花包子还需要闷一会儿。但是,大家都有点迫不及待了,包括制作者和等候享用美食者,也包括准备上阵的盘子和蘸料。

那个老人,也就是我的爷爷,终于将包子端了出来。开始的时候,大家会斯文地用筷子夹食。但很快,就变成了手抓,管他手上沾不沾到油,管他什么细嚼慢咽。一些油水滴落,油花跟绽放的槐花一样,从落地处辐射开来,浅浅的香气随即徐徐四散而去。

一小盆包子很快就没了。一双双手伸出又缩回,一双双眼睛齐刷刷地望向爷爷。他再次走进厨房,端出第二盆包子。这一端就是几十年,直到他离开人世,离开这片每年槐花都会盛开的地方。

难忘那些乡野和树梢的味道,就像难忘一位老人对后辈无尽的爱,久久不散,总会在某个瞬间赫然出现。

多味斋